

精神分析与中国文化（拉康与孟子）

法国米歇尔·吉布尔西安讲座 翻译：徐朝晖 编辑整理：钱闰华

拉康对东方文化有极大的兴趣，他更多研究的是《孟子》。拉康强调重读弗洛伊德（德文版），同样也强调读《孟子》（中文的非白话版）。

拉康与程抱一先生共同研读、以通信的方式讨论《孟子》，拉康的研读非常仔细，甚至《孟子》中的有些地方程抱一先生也未曾注意到。拉康向程抱一先生提问“义”与“气”的关系（米歇尔·吉布尔展示了当年拉康写给程抱一先生的信中的一段内容）。拉康关注《孟子》不是性本善与否的问题，而是“气”与“义”之间的联系。

我和5个成都人在法国读《孟子》6—7年了，有些体会。拉康注重《孟子》与精神分析的关系，你们也应该重读《孟子》。我将回答的是拉康没有回答过的问题。我对中文很感兴趣，2000年以来最感兴趣的是中文的“我”字。精神分析中的我与意识、无意识相关。《孟子》也涉及这个“我”：“今者，吾伤我”。某汉学家总结出10个不同的个体指代词，我发现了第11个：兆，在龟卜和书面语中。

鲁迅的《女娲》文中有拉丁文作为“我”的指代。他主张以拉丁化取代中文的复杂性。鲁迅用“NGA”，“那些小东西叫了起来”。我不明白鲁迅为何用“NGA”，对他产生了兴趣。他是绍兴人。我每年去北京的“星星雨”（儿童孤独症中心），在那里，听到家长们的广东话，“我”的发音类似“GNO”，鲁迅的“小东西”就是这些东西。可见，绍兴话对普通话而言成了另一种语言。鲁迅主张抗争，用当地母语去表述“我”的概念。

2000年以来，我对“我”字感兴趣后，开始了对《孟子》的研究。在书中找到与“我”有关的地方，孟子用“我故曰”这是唯一出现的一次！而在其他人的书中在曰前有名字之类，如“子曰”。分析家经常会对眼中、耳中出现新的东西感兴趣，比如在分析中听到一个异音时。为什么？“我故曰”在其他的中国古文中未曾出现过一次，我的同事们查阅过。

拉康也读其他中国人的文章，如一些和尚、画家的，《苦瓜和尚语录》中有一处“故曰”，又一个异音！

拉康将中国的“言”字译成法文，意义有：辞说、讲、词等三个。但是拉康没有办法将“义”、“气”、“心”翻译成法文。治疗中用讲，记录是用词。无意识是被隐藏的言词，可以通过身体去说，如神经症、精神分裂症等。它又与神经学等医学相关。如同“气”、“义”之间的关联。

精神分析有四种辞说：主人辞说、大学辞说、癔症辞说、分析家辞说。主人辞说是毛泽东的、拉康的。

从另一个角度读《孟子》。孝悌对应弑父的东西方差异。民主在中国古来已有，听民众之音的古文很多。可见，东方早有精神分析的影子，只是散落在中国的文化之中。西方有许多亚洲的心理治疗法，如瑜伽、放松等。

孟是一个象形字，在金文—古文—篆文的演变中都表达了亚伯拉罕杀死他的第一个儿子献给上帝（吉布尔先生展示了汉字“孟”的历史演变过程）。孟字表达了这个意思。现实中新儒学思想不提孟子，因为孔子的长子被祭祀了上帝。

唠叨与书写的语言有什么差别？西方书写是词的发音，由音素的特征决定。汉语的讲与书写不同于西方的是什么？

拉康向语言学家提出一个问题，如“言”字的不同法文译法。这个工作刚刚开始。言说，癔症辞说。该词源于弗洛伊德，癔症病人用身体言说，也是治疗的方法。身体在解释什么？西方的身体、精神不同于东方的身心范围。

19世纪西方的一个神父写了一本书，对西方研究汉学者很重要。神父对“我”有特殊的研研究。他说龟甲中的我字是像镜像存在的左右对应形式（吉布尔展示了这个我字的左右两半折分式）。我在成都讲了这个事，成都否认（指四川大学成都精神分析中心）。我又开始寻找。最后确认成都是对的，那个镜像对应的我是神父的愿望。最早的我字是手持戈的表述（手 戈），随后的发展是人对自己的意识。神父对我字的分析表明我的一个镜像对立，但是在中文我字中不存在（我字左半上面的撇没有演变成为过一点，如果是一点，就与我字的右半边成了对应的镜像关系）。这就提出一个问题，如何体现现实中我的冲突？——“今者，吾伤我”展示了此冲突。

神父和出版商都不懂弗洛伊德和拉康，为什么创造了这个左右镜像对应的我字？“镜像”是拉康的东西。中文与精神分析之间的道路就是这样走的。从发现西方汉学家（神父）的镜像我字的解说，直到去读孟子，读不懂，但找到了“我故曰”。分析家在听说而不是听讲，“我故曰”是孟子在说。因为不是“孟子曰”。《孟子》应该是他的弟子们所作，是“我”在说一些事情。读《孟子》就读“我故曰”。这个“我故曰”在孟子前后的中国古籍中是没有的。所有的中国古籍中只出现了这一次！一个漫长的文明历史中只有这一次！那么，精神分析在中国是有希望的。

我故曰中的我是在座的每一位，这不是个人主义。镜中的你是陌生的，是你要了解的对象。在讲中去了解他。和他交流比如“你好！...”镜中有另一个人存在！

我是谁？是我也是你们各位，我现在在讲不在说，你们是我的分析家。有时候我在说，你们就会听到。

我也研究希伯来文。在初学者眼里去发现问题。讲和写的语言关系是不同的。

精神分析对新式手机是个威胁。

姓是不可以翻译的，它与氏族相连系。西方已婚女性随丈夫姓，但是身份证由父亲、丈夫之姓。她仍然拥有父姓。拉康用希伯来文翻译了他自己的名字：ei-bu-dang，中文是转折、因此、所以等等的意义。伽利略讲，人们说太阳围绕地球转，但是，我说（我故曰）地球围绕太阳转。拉康说，我的名字反过来就是ei-bu-dang。我在《圣经》里故事，看英文怎么翻译ei-bu-dang，结果从来没有这个“但是”。这个转折的意思有很多的差异，而“但是”表示革命。

拉康说不要把他看成上帝，（在中国当成毛泽东）。精神分析不是神。

在中国“故”是转折的重要字，我的同事也在研究这个字。“故”的结构更好，之前有言辞，然后总结性的“故曰”。我是谁？“故”是谁？“我故曰”在拉康译成：我拉康说，拉康是他译成希伯来文的名字。这大概是拉康对孟子的兴趣所在。

弗洛伊德关于我的身体在说的理论已经有拉康的东西。《释梦》是弗洛伊德本人的分析性著作。如先有孔子，再有孟子，有了孔子因此有孟子，有了弗洛伊德故有拉康，有父母才有孩子。有了ei-bu-dang。孩子长大了，父亲是干什么的？ei-bu-dang我干什么或我不干什么。父母要我娶某女为妻，ei-bu-dang，我就娶或不娶。

法语中的歧义不多。有一个词既是打网球，也是参加舞会，容易被歧化。中文产生的歧义较多，有时需要写出字来以免歧义的误会。如“广川”（吉布尔先生的中国名字）要解释为广州的广，四川的川。最早的《圣经》是希伯来文的，在后来的译文中难免歧义。拉康在实践中发现，讲出的和实际的语言不同，所以要求听。

说和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。我学中文以写为主，2年可以写500个汉字。但是在书里见到这些字还不懂意义，甚至有的还不认识。住在中国的法国朋友能读一些中文，但不会写。会讲当地话但不会写的中国人也有。可见，读、写、讲的语言差异很大，这是中文的独特性。

“温故而知新”，你们可以用孔子的话去重读孟子。人类的语言产生是革新还是革命？从读的层面看不是革命。老虎也会读，知道哪里有动物。实验室的神经性碘跟踪实验发现，作出相同反应的大脑的反应区相同。讲不同语言的人们的语言中枢在同一处。所以在读中的差别不大。没有革命的存在。

能读的动物不只是人，动物也会读，但能写的动物只有人。从仓颉造字开始。读是消极的状态，如看电视，照相、看书，用眼而已。写是身体的动作，动态的。汉语，不会说也会写出来，更优势。书法类似心理治疗，写中有乐趣，写是在动作中。有人说我学写汉字是在画画，因为我不会讲中文，我同意！孩子也是先画之后才进入讲的。我在画中有乐趣所以才反复的去画。

《孟子》是东西方对话的桥梁。

[注：本人征得吉布尔先生的同意后整理登出此文。若要转载请注明“法国米歇尔·吉布尔先生西安讲座”字样]